

心窗
片羽

时间是个谜

◎朱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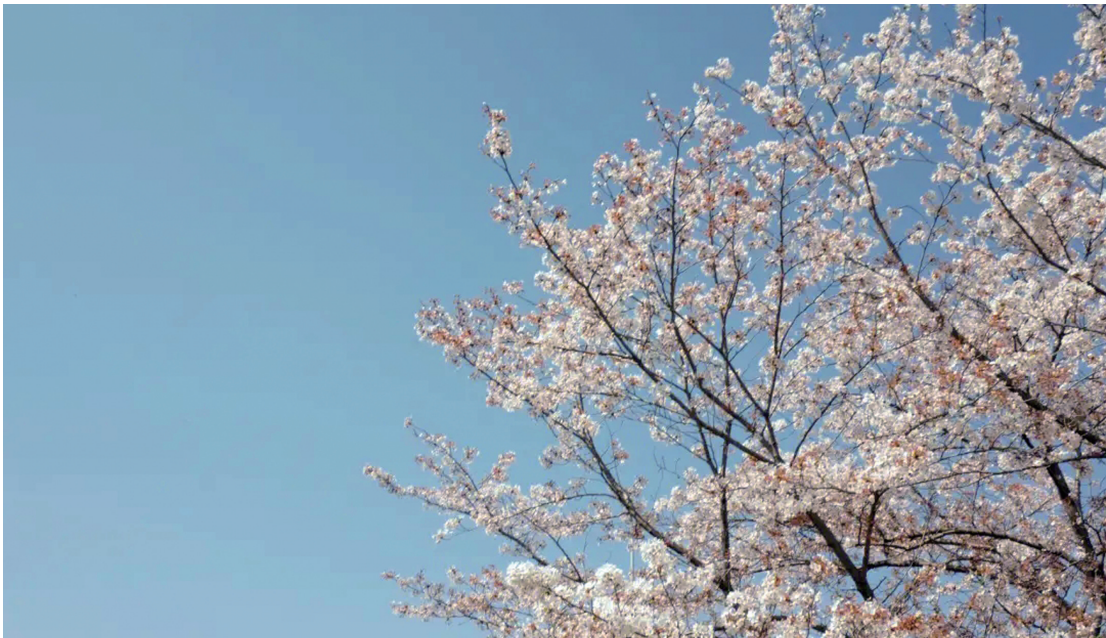
从澳洲回来的时候感觉乘机时间特别长,三小时的时差其实并不算什么,在国内的时候本就熬得晚,到了国外感觉到点躺下就能睡着。理解南北半球产生的时差不难,时间的奥秘都在地球自转和太阳到达最高点的差异,我记得很久以前,因为夏天白日太长,还搞过几年夏令时。

一位退休的老同志每天在朋友圈里发小文章,因为他心脏动不动就要重新搭桥,感慨生死的同时,觉得更加应该珍惜时间。家里一个亲戚,年纪大了特别惜命,其实没什么病,但有个风吹草动便叨叨个没完,每天都活在担忧和恐惧中。他对时间可能是放弃了,心里想着活一天算一天,每天吃很多饭。每次听到看到这样的事除去有些怜悯和安慰以外无动于衷。可能自己浑浑噩噩习惯了,又可能是因为太过自信从不认为时间是个问题,仿佛有些事情想想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一个小我一轮的姑娘说,她每次看到她84岁的奶奶就有种紧迫感,时间太宝贵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并不是她想争分夺秒去冲事业搞钱,而是迅速跟小10岁男友结婚,好好享受当下的一切,因为未来跟时间一样,看上去可控可以量化,但其实是谜。

霍金在《时间简史》里叙述了时间的起点和终结,在宇宙大爆炸和黑洞等等一系列宏大物理概念下,个人以及相关的各种欲望欢喜就是个屁一样的存在。作者想用物理学的终极理论去寻求建立一个适用于宇宙中每一事件的,完整协调并且统一的理论,同时这种理论集结不需要选取特定的常数去符合事实。前沿知识的普及对全人类有用,但遥远的星空、粒子黑洞以及反物质、量子力学热力学对个人的生活毫无关联。

于是,藏在时间里的谜就让人非常好奇了,随遇而安的人从不觉得时间的紧迫,他们只是顺着岁月的河流与时间一样静静流淌。越是争分夺秒的人越是觉得时间是个苛刻的上司,错过一点便追悔莫及。人最容易被尚未发生的危险所吓坏,《三体》中的倒计时之所以让人恐惧,并不是世界末日的假设,而是利用时间产生的心理压力作为武器。

伏尔泰有首诗说:时间是个谜,最长又最短、最快又最慢、最能分割又最宽广、最不受重视又最宝贵,渺小与伟大都在时间中诞生。基本上阐述了时间所有的特性和秘密。时间与幸福、价值、存在假如都被挂上了公式,立刻会使人慌张。光凭感觉没有系统的人,最终会错过时间给予的宝藏,太迫逐不放的人大多会失去过程带来的滋养。时间管理也并不是解谜的密钥,有些事情、有些人,是跳脱在人们常见常用的规则以外,就像黑洞,伸手不见。



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王尚

色美如玉蒿儿团

◎孙同林

清明到,地里的各种野菜便躁动起来,荠菜、艾蒿、嫩笋、马兰头等等,连根挖的野菜、中部摘的叶片、枝头掐的尖尖……将它们揉进皮里,包入馅中,和进米粉……或蒸或煮或炸或炒,趁着热一吃,一股山野之气随之游走全身,这叫“吃春”。家乡有个说法:蒿儿团不吃,春天不来。

吃蒿儿团是家乡清明节食俗。一直以为蒿儿团是老家特产,长大后才知,“蒿儿团”各地都有,只是叫法不一,有的叫青团,有的叫清明粿,还有的地方叫艾粿等等。因着各地风物不同,青翠入“团”的也不尽是艾蒿,有的地方用浆麦草作汁入团,馅料或甜或咸,不一而足,但那种鲜做鲜食的味觉记忆,却永远铭刻在脑海中了。

我们这代人有着浓浓的乡土情结,缺吃少食让人们爱到大自然去找吃的,春天气候回暖,我们便跟着母亲到野地里找野菜,荠菜连根拔,马兰头掐尖尖,艾蒿摘嫩头儿……

小时候的乡下,几乎家家户户都做蒿儿团,我当然最喜欢吃母亲做的蒿儿团了。清明未到,母亲便

到田埂上或河坡上去摘新鲜的艾蒿,回家洗净后,在开水里焯一下,和着汤汁与糯米粉拌在一起,然后是揉、摁,再揉、再摁,反反复复,凭的是力气,靠的是手感,揉成碧盈盈、翠生的一大团。艾蒿的青色,完全融入那块原本粉白的糯米粉中。

加工成团子后上蒸笼蒸煮时,蒿儿的清香味便随着蒸气冲破蒸笼,弥漫了整个屋子。孩子们早已迫不及待,他们围在灶台旁边,眼巴巴地等待着,盼望着能先吃为快。蒿儿团一出锅,一个个即使被烫得龇牙咧嘴,却依然狼吞虎咽。母亲做的蒿儿团香糯柔软,年成好的时候,母亲还会在蒿儿团里包了甜甜的豆沙馅儿,轻轻地咬一口,香甜如蜜的馅儿会像流沙一样溢出来,一种暖香便流遍全身。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唇齿之间回荡着一股香气。

蒿儿团和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一样,有着独特的故事。相传晋文公在烧毁绵山之后悔恨不已,便下令在介子推的忌日禁止用火。为了填饱肚子,人们选择了这种蒸好的糯米团子作为冷食首

选。后来江南一带就形成了用蒿儿团在清明节期间祭祀的风俗,正所谓“相传百五禁烟厨,红藕青团各祭祀”。

“寒食青团店,春低杨柳枝。酒香留客在,莺语和人诗。”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路过青团店,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据宋代温革《琐碎录》中记载:“蜀人遇寒食日,采阳桐叶,细冬青染饭,色青而有光。”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古人寒食采杨桐叶,染饭青色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乃此义也。”清代大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蒿儿团这样描述“捣青草为汁,和粉作团,色如碧玉。”

现在,传统的蒿儿团已转变成人们春天的时令美食,一些店家利用顾客心理纷纷推陈出新,尤其是在蒿儿团馅儿上动足脑筋,咸蛋黄肉松味、蟹黄鲜肉味、榴莲味、抹茶味、蓝莓口味等等,再加上蒿儿团只为春天而生,清明一过便难寻踪迹。因此,在一些城市里常能看到排长队购买蒿儿团的场景。若是不小心错过了品尝蒿儿团的时机,那就是辜负了一个春天呢!

一树新栽益四邻

◎吴建

苏中一带茂林修竹,终年常翠;奇花异草,四时飘香,自古就有幽静清雅之风,庭院里植树栽花习以为常。如皋花木盆景的栽培更是源远流长,始于宋代,明代盛传于民间。清乾隆《如皋县志》载:“明天启间,令李衷纯,相四境之宜,授民以艺,植卉木之方。”数百年来如皋花木栽培技艺代代相传,使得如皋涌现了大量种植园林植物的村庄。老家的“花木专业户”就有几十家,种植面积数百亩,花木品种近千个。老家门前的小街,南接浙沪,北通京津,自然就成了各种树木的集散地。每年植树节前后,更是买卖花木的旺季。天一亮,花农们就把培育的树苗运到街上,有橘树、梨树、杏树、石榴树等果树;郁金香、海棠树、榆叶梅、木芙蓉等花卉;还有成材快的钻天杨、泡桐、水杉树等落

叶乔木,林林总总摆满了一条街。那些树苗可爱极了,它们都刚刚离开故土,根须上裹着湿润的泥土,柔软的枝条上那一粒粒叶芽在青青的嫩皮里萌动,饱含着花朵与果实的信息。

正是清明时节,我回老家小住。清早一开门,就被小街满目的花红枝绿陶醉,信步走进高高矮矮的树丛中。

一辆三轮摩托车厢里,摆放着绒花树、蜡梅、栀子花等,有盆栽的,有用塑料袋包着根的,有用粗草绳捆扎着根的。五六个顾客围在车旁,有的在挑选树苗,有的在跟卖主谈论价钱,一棵小蜡梅十元,八元也卖。卖主一边卖,一边介绍种植的方法:“像这棵杏树,拿回去就栽进土里,根要埋得深些,浇点水,等成活了以后,施点农家肥或者少量化

肥,以后就不管它了。听我的话,保证发根快、长势好、早结果。”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姐买了二十多棵小树,她说她家去年拆迁,刚搬进农民集中居住区联排别墅里,由于小区绿化还没有到位,所以她就自己先买些林木种植在院前屋后。听着她开心的话语,看着她骑的电动车上一车的绿色,可以想象,用不了多久,葱茏翠绿的树木将簇拥着她那整洁的小洋楼。有位戴眼镜的老师,掏钱买了18棵小水杉,准备栽在校园里。他笑呵呵地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不了几年,校园里就会挺起十八条好汉。”

“一树新栽益四邻。”一条街的树苗,转瞬间风吹云散,那蓬蓬勃勃的青枝玉叶,又将在田野和庭院里延伸,一直延伸到人们的心中。

芬芳
一叶